



彭文憲公筆記

國朝典故八十八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於中副榜不就與諸副榜并不第者  
九百餘人俱入太學是時古廉李先生時勉為祭酒趙  
先生琬為司業李先生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  
令坐堂一月乃散處於廂房後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  
家室者居外最入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  
勵尤切夜燭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門喚  
起讀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  
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學者感激競相觀焉先生夕  
宿廂旁每副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話先



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時別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類此

助教李洪嘗為予言前歲李先生因除庭樹被罰是四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捕起身免官解帶緩縲緲合監師生來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枷置監前監生三千餘人

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福禍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感人之深何以致此者乎

是年夏先生引年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旗帳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發舟然後歸無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驗先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嘗侍古廉先生言曰聊聽選部中



見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處地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問謂予曰新學正有識能言識人所不及也因誦其語云此行又備與蕭先生言之魏後後往李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贄禮果不負先生知待意

丁卯冬湖廣永濟縣進項知官在途夢開黃榜第一名彭某國子監生某人至京言於永濟監生張本端本端訪知予姓名駭意數與朋輩言之時本端歷問爾同鄉某文學如何有人夢渠魁黃榜具記看驗之庶瞻見予道其語且顰蹙曰惜乎大泄露了予曰夢中事何足憑置之勿言又一朋友謂岳季方正曰吾昨夢見覽元魁多士可賀季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人夢彭某作魁矣何必我其人戲曰明年會試廷試有兩魁二人各占其一可也已而果然夫科舉固前定然於人何預而見於夢如此其理不可曉是時士友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時亦不知何自而起

予僥倖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恩後即詣闕下拜先生時曹鼎陳循由裏高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下至孔目皆出錢置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坐前之左講讀坐前之



右餘皆傍坐謂之處壯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此前務加盛予出錢倍二公亦循舊典故也

翰林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為一類侍讀侍講皆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從來久矣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三人為天生仙餘為半路修行亦切喻也

己巳八月車駕北侍

邨王監國於午門外視朝百官糾劾奸臣誤國者未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遂起捽馬順首曰此正是奸黨當除去監國退百官用拳脚繫馬順至死仍繫死內官二人各官義氣憤發至於如此是日予居憂未出聞之驚駭蓋土木敗績固非常之變而此舉亦非常之變也

八月二十九日予居憂忽校尉至門宣喚入朝有令旨著商輅彭時與陳循每同辦事時具啟辭不允令奪情辦事內官促送入內閣乃云



是日文武百官具本伏文華門請

邲王即位王再三辭讓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咸以

宗廟社稷大計為言力請不退會

太后命亦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蓋是時人心危疑  
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故不得已為此舉亦事之變也

十月十日虜酋也先糾眾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眾  
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叅議王復中書舍人王濙充大  
臣出迎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騎  
四面剽掠勢亦張大於是兵部尚書于謙等督率總兵  
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三日不退陳公循乃請  
馬勅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  
達達并漢人有能擒斬也先求獻者賞萬金封國公莫  
以疑其心至十四五也先果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咸  
未晡而入抵暮方出勤勞比他日為甚而內外贊畫防  
禦陳于二公之力居多

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五日也先遣兵奉送

太上皇帝還京因思晉懷愍宋徽不能無遺憾於千古而我  
太上獨得其悔過奉送南歸豈聖德有所感動而然邪抑



虜人計窮而為此也。臣子之憤於是乎可少舒矣。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力，賞罰亦無甚。夫獨易儲廢后二事，為害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也。

末庶王公自

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晚與中貴王誠厚相結，欲入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蕭江適五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高高，遂為具奏，添入有不拘煩劇閑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謬曰：我於煩劇中舉蕭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駭愕。多欲陳欲私鄉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語予如此。

歲丁丑改元

天順是年正月，太監曹吉祥、武清侯石亨等與副都御史徐公密謀舉兵迎

太上皇帝復位。執于謙、王文、范廣殺之。罷黜陳循等十餘人，充軍為民罪。其迎外藩也，然實無此事。特諸人欲張已功，假此以為名云。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邪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邪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陳謚第三是岳正時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出外吃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著文淵閣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楨許彬薛瑄二月陞李賢於許薛上六月徐李為事薛瑄致仕去用岳正呂原原與許彬三人七月岳為事亦罷黜復用李賢呂原至此乃增時為三人蓋當時進退甚輕希冀者衆不意復及時也惟時先見而後出命豈懲前之未審歟

是年徐李被黜負權寵者語人曰我欲薦彭某入閣因未與接識故未果其人傳言曰可往一見之彼必喜予對曰素不慣往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尔徒手一見何傷予曰承厚愛然決不能往去年當諸公合謀時有沈司歷者三次來家見邀予避不敢見蕭聰郎中又謂子曰沈是有才者使來進用之機在此今不見後將有悔予曰我本無他望何悔之有且去年既自守不圖進今往見人雖進亦可耻也是時李宜人聞此言亦曰官自來為好不然雖做尚書亦何足為榮若無事只如此過亦足矣予甚重其言及入閣之命下始知顯晦自有時非人謀所以能與也



文淵閣在午門之外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北十間皆覆以黃瓦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匱藏三朝實錄副本前楹設橙東西坐餘四間背後列書櫃隔前楹為退休所李公自吏部進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設公座予曰不可聞宣德初年

聖駕至此坐舊不設公座得非以此邪李曰事久矣今設何妨予曰此係內府亦不係南面正坐李曰東邊會食處各異方却正坐如何予曰此有牌扁故為正彼皆無故也李曰東閣有扁亦正坐何必如此予曰東閣面非西正南也李詞氣稍不平曰假使為文淵閣大學士豈不正坐乎有居是官而不政其位乎予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則華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之何邪蓋殿閣皆至尊所御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禮李公語塞然意猶未已諭數日

上遣太監傳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乃罷不設坐蓋李為自尊大往往不顧是非直行已志如此

戊寅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訖予謂李公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及人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為宜若朝官父母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冠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李公喜曰是好因共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即行之比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真聖主也頒徽號詔畢

上御文華召時等三人近前賜銀兩表裏有差仍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扈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關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戶千餘守規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兔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云

己卯四月六日有

聖旨賜大臣遊西苑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池周十餘里池中駕橋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殿前有古松數株其北即萬歲山山皆太湖堆成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乃廣寒殿也池西南又有一山如之最



高處為鏡殿此皆金元時所作其餘殿亭皆今制而西稍南曰南臺則宣廟常幸處也是日賜宴于此群臣霑醉而歸臣時已記其詳此特其槩云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馳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騎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擲趨捷令人馬相得如此者百騎後乃為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而不知所自始豈今元之遺俗歟今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七月賜尚書王翺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宗廟與

上遊幸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為蒼龍門南為丹鳳門中為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水族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鰲二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為山曰秀巖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為佳麗門又後為永明殿最後為永明殿最後為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夙成者既畢工乃命學士李賢呂原暨時往觀焉受命預行者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回時往記于此庶不忘

上恩云庚辰四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王翺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壽命內



侍鼓瑟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二三曲今不

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

先帝最精於琴事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

亦可精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詞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人賜廂鶴頂博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皆叩頭而出

十月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召時等五人侍是日所閱皆侯伯

都督指揮官

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其名

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為率

上親接籍記中否有中二箭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

發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鈔有差而總兵暨時五人各

賜鈔一千貫十二月閱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

有二三人畏避不赴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

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

侍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正語音正當者二十餘



人爲庶吉士可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時時疑  
覽歎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  
分南方賢日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

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曰南方士豈獨時比  
優於時者甚多也牛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  
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  
禎得與云蓋

上自復位以來明照百辟不輕選任而時不才獨軫聖懷  
如此感激於中何可忘也

辛巳年七月二日昭武伯曹欽反 太監吉祥猶子也吉

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  
結以恩惠久矣

天順元年與石總兵成迎復功恃有此以此驟陞伯爵頗  
驕恣錦衣衛指揮遂杲發其事稍裁抑之遂有友謀知  
事者

朝廷遣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西早朝謀領達官  
突入爲變達官中有曰馬亮者知之夤夜詣至恭順侯  
吳謹家言之瑾以告孫鏜具本達于



上朝門未開而反者至矣殺遂果并寇都御史取其首舉  
火攻門縱橫於門外勢可畏朝官多避匿不敢出唯李  
賢一人被執賊黨屢挾之呂兩得不死比明孫鏜會合  
出征官軍禦之戰於四牌樓抵暮乃平之兵瑾以戰死  
當是時變起倉卒在營將士散處于家且無甲冑器什  
非孫鏜有施行之卒何以禦亂之然 歟或調迎復之  
舉曹石二家為首事雖順而行之以逆傷國體壞朝政  
多矣不三年而石敗又三年而曹敗曹敗雖遲而受禍  
尤烈報應之理為甚明也亂臣賊子可以矣  
甲申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豫猶每日裁決萬機如常至初十來疾大漸乃處置  
後事命太監 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二百  
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其四殯  
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嘗人心書畢且命牛曰將  
去閣下看令為我潤色之既至臣時等驚愕曰何至是  
牛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欽從畢皆嘆  
曰所言關大體非英明不及 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  
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備以前  
言復令且曰彭某尤悲愴



上聞之亦殞涕已而曰且收著待我去後遵行決日牛出道其詳因曰

上英偉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遂崩嗚呼痛哉謹志其畧用彰

聖德之高致云

次日早儲皇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暨臣時并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言曰父皇賓天爾等盡心輔佐因泣下群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

聖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傳恭牛玉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書王祥李賢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為議官 公同計議處置軍馬重務遵宣德十年例也預者皆荷銀幣之賜

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尊號內臣夏 逢迎上心倡言曰錢久病只壽所生母為太后李曰今日合遵遺命 景泰年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為此舉返遺所當尊豈不乖大倫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邪宣德中自有例李色變知事不成因目時曰尔執筆



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命曰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為臣子者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勵詞曰你每偏向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乃皆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乃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尊卑於其間也眾

同議如何又蒙俞允則得字好終時非有

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者惧逆夏意有後患隱默不言惟李開端時極力繼其後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仁孝之德於茲可見矣後數日太監鞏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固心但屈於親母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



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為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單語有慙色

營造山陵時與同僚李陳計日前日事費周折如此今玄宮且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易為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太監堅言不可眾顧望不言乃已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藉田禮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上率百官先農畢釋祭服服爭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歌謳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一而行是日時在九推之列也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乃賜宴而回時生長未親農事至是始知犁之入土淺深繫乎舉手低昂事非是不能於此可見矣

三月初十日

上幸大學行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獻時分獻西哲禮畢



上坐彞倫堂賜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左右侍生祭酒司馬  
恂司業張業以次進講講畢賜茶乃行先數日陰雨至  
是乃開霽車駕往來無一點塵埃觀者咨嗟以爲正協  
文明之象實

聖德咸通之兆也北方流民屯聚荆襄山中以數十萬計  
有往鄧州劫李氏財物者有司捕之急因拒敵官軍殺  
數人遂糾衆反賊首千斤劉二長子苗龍苗虎等以石  
和爲謀主勢甚猖獗事聞

朝廷命尚書白圭撫寧伯朱勇同唐太監率師往征之至  
南障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方議進取賊擁衆出  
撫寧且有疾白公督李震分道截遏一鼓挫其鋒賊退  
保巢寨官軍乘勝進波之擒千斤劉并苗龍等石和  
尚劉長子以計脫走深入險阻撫寧病愈自領兵搜勦  
有襄陽艾總旗者肆都督喜信指揮張英部下一日忽  
遇劉長子欲殺之父曰官軍即尋石和尚於尔無干你  
若能擒石和尚必重有聲賞約與具見張指揮張具酒  
食勞之長以子信爲然遂入山擒石和尚出詣軍營前  
諸將爭功忌張英以得賊贓爲名捶殺之仍以劉長子  
石和尚爲俘獲獻於朝廷法司依原奏鞠罪刑于市衆  
知其故多爲張英劉長子稱冤法司雖知無從辨正竟



殺之噫焉此者何其不仁至是哉予聞其詳如此故記之蓋論殺長子後予方呂省親自家至亦以不及申救為恨

廣西大藤峽蠻賊久為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議者咸謂宜調兵往征然自永樂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未能破其巢穴及是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與內臣往征之用土兵為先鋒出奇計破其巢謂其中蟠亘數百里山澗險阻而桂州崖九層樓尤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絕歲月而還聞皆以為不世功趙獲封爵實以此然班師未久而賊復乃知前所殺者多賊黨而真賊避匿者又出識者有遺恨云但趙領兵往還紀律嚴明軍士在途秋毫無犯非他將可及為可重也

戊子六月二十八日 慈懿

皇太后山上仙次日內臣傳恭夏時同司禮監傳旨在皆不敢對時與商劉二學士後至又問如前時對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附廟禮部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理內臣懷恩心知其正而不敢言夏時獨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首疾豈可入山陵只可比胡后例葬西山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繫非小一或乖理何以示天下內臣不以為然曰且散侍請旨再議將退謂同僚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二公曰然待他人先言吾輩贊成之為好先言觸怒則事不可為矣時曰如此固當倘無人言如何已而上御文華後殿召臣時三人并諸內臣至前面議上曰慈懿娘娘葬禮當何如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是但於爾等議務要處得合宜時曰

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著今奉梓宮合葬裕陵以全聖孝

為宜商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損劉曰孝子從義不從命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娘娘心亦豈得為孝時曰

皇帝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娘娘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庶不失

先帝之意夏曰此先閣下議作位已不允今如何行得時曰此時慮有今日故預為此議今須依此處置為宜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



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曰進來看當晚時等具本進有旨命百官議明日禮部  
集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未允  
猶欲別擇地於是百官于文華殿門哭號不起聲徹於  
內內臣傳旨諭衆人退皆應曰不得命不敢退時與高  
劉進曰人心如此天理所在望朝廷俯從群情於是內  
批諭群臣云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  
廟固朕素志但聖母疑事有未妨未即愈允朕心終不

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  
衆聞命咸稱萬歲蓋此事非

上曲全孝道何以致此真聖德主也

是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牆以西若雨雹聲有在地拾取  
觀之皆黃泥丸子圓淨堅實如櫻桃大破之有硫黃氣  
劉學士在皆取數丸示予非親見者不信也以此觀之  
二氣變化何所不為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涼府開城縣土達滿四糾衆大恣劫  
掠勢甚張時疑此徒服後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請



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  
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  
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王總兵都御史項忠提督  
軍務項未至陝西寧夏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  
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為所得報至京輿情驚駭是  
時賊雖再勝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石城山項劉領兵近山分為七路圍  
之戒前失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有副將毛忠恃勇自領  
銳卒登山仰攻之復敗衄京師士夫聞副將敗益危懼  
以為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不勝任輒請命撫

寧侯朱勇再領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命已下撫寧難  
其事奏定賞格謂坐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金  
五百兩銀數千兩共擒者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  
然難於遽止請命姑正軍裝待有急報啟行至十一月  
項知賊被圍守已因間已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 宜令  
總兵星馳赴援 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止兵奏至  
上命太監懷訐黃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程曰事急矣  
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 四出攻劫誠可惧今上山自  
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取也京軍何  
用再行商助予言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



曰項今退在平梁亦不可知何固守邪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綏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中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矣京軍不行為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營軍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聞請追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群然和附以為止軍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為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聞已遣將亦不敢自任故也衆猶未信洵洵益甚至十二月二十邊捷音至知呂十一月二十一日賊寨悉平群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四十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已耳又追捕為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鞠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彭文憲公筆記終

國朝典故八十八

縣筭瑣探

吳郡 劉昌

欽謨纂

龍卵

成化伍年六月初九日河决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  
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  
銳上圓質青白紋具五色又多鬣黑點渙者得之  
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  
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  
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  
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于州橋



西見圖其狀于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  
龍卵主火水又聞前一日卯送開封府皆懼不敢  
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  
如桃桐葦直云始華而鞠獨云菊有黃華豈有正  
其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  
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  
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嶠亟而  
諸山時正秋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暨水厓籬落  
皆黃菊大如錢叢生燦然乃悟河南為中州得風  
氣之正黃為正色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  
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在諸品得  
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述于月令宜矣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郡聞有財者必躬詣  
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鑿姚公過之賓不  
為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襖持  
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  
而退泊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



公以貺米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  
勉為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貞木  
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隣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貺  
均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  
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  
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為儒  
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  
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抗言曰太  
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  
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授姚  
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  
死于京市中繼忠之壻曰朱昌裔善草書與沔陽  
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聞于宗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  
為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與他人多有所  
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  
耳然公嘗以詩奇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  
文進交時常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  
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書十年而不忘也



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飢讒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在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貞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畧嘗閱師後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伍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怕堅立不動赴敵其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



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  
其再倍則為二百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  
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  
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  
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  
一千二百五十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摠二千五  
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  
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  
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  
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  
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  
其意甚善而所立軍征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所  
自得者為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縉天質甚美為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  
不難一時才名大課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璠  
汝玉閩有王傅孟揚常有王達達善皆官翰林四  
人者詞翰流麗孟揚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  
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拄東南半壁識者謂知言後  
希範以侍讀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



範因言其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祺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籍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修正汝玉作神龜賦上親定為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寔不能勝

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其詞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揚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官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為鍾所先耳仁廟大喜



曰鍾知宗璉亦可謁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  
蓋已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  
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皆授璽書  
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  
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  
民大驚奉命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  
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  
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  
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喜笑曰彼欲沮吾薦  
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  
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  
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為歌謠曰  
况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田叟又曰况青天朝命  
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云文貞公  
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  
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  
見張修撰洪所著傳

揚文貞公薦士

揚文貞公士頗受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  
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



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  
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  
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公  
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啓名榮永豐人仕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善  
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  
內將試

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衆以子啟應召  
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溜亮士人後成  
詞獲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  
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  
曰宮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養  
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  
郎

言禍

唐劉蕡對策言閹宦事弟考官馮宿等畏禍不敢取  
蕡終被宦人誣以臯謫死柳州宋祁修新唐書病  
蕡疏太直曰蕡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  
以安危者庶其舒患矣夫當是時帝已制于宦人



雖宰相進退莫不因其好惡養何由得以忠結上邪此與論賈誼謂當先結灌絳而後可陳治安者同一揆也夫君子之言事從不從聽諸人成不成歸之天不昌言于廷使帝與相自擇之而欲先結主甚則為季訓之徒矣豈君子之道哉

###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軼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諸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馬生卒年月送官耳

###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讀劉公鉉予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嬾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于接人亦省事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



博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為  
贊善日為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  
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  
吾吳中三二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  
益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  
者

風變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且時微風  
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湔然東驚其色  
正黃視街衢如拓染然土占人手面洒洒如濕少

頃天地晦冥微覺窓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煌煌  
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  
午未時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懼時方  
憫雨百計擣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  
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  
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  
夜有風如雷明且乃大雨士仰望雲天昏黃四際  
尤甚時或紅黑蓋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  
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餘嘗  
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家數十皆若被發  
者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家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即  
故冢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家益  
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菴菴外方冢石甃橋且治  
碑紀建橋功皆粗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  
且時入城矣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  
冢中所掘爾餘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  
從吏此何為曰當是殺牛馬予大駭又行一里見  
僧與兩人遠來予使人召之乃皆拜道傍予好言  
問之曰非造橋僧邪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  
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  
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  
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  
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  
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  
身在述職聊自嘆息而已

余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  
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公忘護持已



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為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于完益殊甚也

### 恃才矜傲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滎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迨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文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鄒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子曰湯家公子善夸謝好似蜉蝣撼大封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窓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平湯名徹勳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有松易學諭錢端聞徹勳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為詩徹勳始曰



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李踟躕  
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  
之乃果然也徹勣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  
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窓名溥字原  
博嘗為繭窩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衆推其  
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窓曰不  
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窓怒曰不  
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為白雲老者蓋指  
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  
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

徹勣同過草窓徹勣執禮甚恭携八詩就評草窓  
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徹勣曰北京八景詩草  
窓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  
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  
也徹勣曰等讀之草窓為讀一首即以還曰不如  
多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加我亦嘗作乃  
貞邊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窓詩曰早  
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  
幕旗竿十丈掛胡頭徹勣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  
者亦復自屈於夸者要亦遇其敵而然也

當有晏  
鐸王淮



及平等時謂  
之十才子

### 木冰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  
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  
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恠問輿阜此何物曰樹孝  
也因檢玉筍集有云冰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  
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  
固重也夫

###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郡邑嘗出北邙經平  
疇入山谷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  
悟古人哀挽用此不為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栢  
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  
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號南山  
谷尤多高可三二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為  
寺觀材久則疏裂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人  
有獲異鼠者貊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  
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貊文而形小



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班黑正類貊文豈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集覽多誤

瞿宗吉為集覽鐫誤陳伯濟為集覽正誤二書皆不可廢朱子綱目所刻與題要本多不同今汪克寬考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書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而外以諸書叅酌先儒所論并揚廉夫史鉞等書附為小注庶為讀史一助然未暇也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播笏于帶而後乘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名有輿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乘馬導引有播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為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使能置人亦無冒效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馮山水為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



後呼之孟端不為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孟端曰  
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  
孟端亦不答黔公又造其弟數年如作一副曰吾  
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  
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  
端之於畫亦可以自媿矣

求免自警

慎則免悔謙則免妬默則免惡廉則免禍勤則免悞  
此五者廢一焉求免不可得也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于河  
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  
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  
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篆書宣差總副領之  
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  
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  
部造九字篆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  
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  
皆取隊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  
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



月是當同一時也我

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軋元用九之義豈  
彼之所能知哉

###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

東谷

勳

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

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

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王且濫竿後堂

曰片言曾折虜一飢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

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徧曰

暨挂南芴闕闕北海尊其西徧曰長身惟食粟老

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 古銅疑識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劔而無刃

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背嵌銀

作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并聶家四字面嵌銀題

摸稜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

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

考矣

龍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  
中天淡白堊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  
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  
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  
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  
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  
如一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闖去

### 守宮詩

湯胤勳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  
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記

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魂消血未  
乾福子色分金釧曉茵花光映玉鞦寒何時試捲  
香羅袖笑語東君子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  
曰此何減李商隱公讓後馬叅將守邊一日登城  
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邪  
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詳語公讓曰吾既受節守  
邊豈可偷生乎既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公讓怒  
即勒兵赴之既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冑救者遂  
遇害

朝廷贈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顧不謂之奇



男子邪

二十八宿

文廟喜任文學嘗子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  
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忱時  
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  
上特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凡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  
舍人二十八人專習儀獻書以黃文簡公准領之  
一日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  
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  
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下臨榻頗逼真

上曰卿嘗持其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

上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裔也  
上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  
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  
筆劄上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  
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為中書舍人歷事  
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刺客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王玉帶欲  
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二卒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  
欲斂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  
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  
鉏麇刺趙盾事相侑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  
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倒用印

唐段秀實倒用司農司印以追兵此忠於國者也五  
代李崧魏王繼岌召書史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  
詔倒用都統印諭諸軍殺郭崇韜此何等舉措卒  
之繼岌道死崧後亦族誅天道好還有如此者

讀書錄

薛文清公瑄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  
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  
齊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  
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齊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爭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况公刻于郡庠袁鉉作序以馮  
王庶熙陽作言熙陽丞沔池時稿留曹端家刻既  
成其書四出端為霍州學移文于蘇言四書詳說  
乃其所著孟子中有其訂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



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為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為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廣譜

袁鉉績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鷹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為其府所究破其產人四竄避去而鉉亦不

復來吳

詩識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為增廣生是年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為春秋魁第四名張璪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胡蝶云莫恠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己未果狀元及第

懸笥瑣探畢



瑯瑯漫抄

衡郡文林主撰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

勅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鄉老云

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錦標玉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端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



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

帝心者曉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此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

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履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林烹線雞為食問何肉曰鐵雞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龍林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

克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祥按史記作似恭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輩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通古有是



言也

毫縣成湯禱雨臺已淪入于河

湯有天下而禱雨桑林不應臺猶在毫治

後人為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為異及經

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

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

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

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太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

德寺後宮以酌厚恩太后太喜許之復命中書舍

人馮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

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

為此可嘆也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

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御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

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不而入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為



詩次年

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  
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  
淺水虺蛇鯁鱗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  
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閉鷄亦是五百兒

獬犬下陞走牧猪奴獻令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  
於理而自托於僊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為離  
騷騷有遠遊諸篇即多僊恠矣再變而為漢賦則  
入於誣妄至於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恠樂

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恠其託於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  
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  
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  
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為  
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礮碑陰  
鋸紋朗朗而歌聞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  
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  
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  
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悞對曰某擔自黃瀚墳  
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  
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  
可以為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  
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  
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昇奏令南京科道點開大小  
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絃既往點七伍者

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  
甚因撻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  
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  
大宰王公怒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  
調京首領

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  
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累  
乎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  
博晉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  
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雖不臣其誰不



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為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  
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  
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  
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  
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溺龜為之渡按寶傳寶為符堅  
裨將所逐溺河死寶先曾畜白龜後放之河寶溺  
時養龜人亦墮水若履石上既渡視之乃向所養  
龜也長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彞忠於晉室子溫及孫玄謀篡史分為兩傳固當

而桓謙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冲彞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誣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雜劇頗有方朔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

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酌罵

如故又曰駕至酌亦如故曰汪太監來以醉者驚

迫帖然傷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

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

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

而行或問之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

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請保國公朱永



掌十二營後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  
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  
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如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  
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  
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  
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湖塗主  
者首肯曰湖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屢為臺諫所論而

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為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弘治改元

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

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靡比就禡母亦昏暈不

知比甦視脇已平痛甫合乃知脇下生也子狀

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

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子賤墓在壽州安

豐塘上

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



積黍行舟處

靈壁縣北齊眉峯道傷有石嶙峋立臥偃側二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鸚鵡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于天津橋下即書以王安石爲郡牧判官

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置酒有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

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刻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藍李太

白詩云玳盤薦雕梅豈即梅藍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惟灰燼迺守廬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務賤忍取良人財物者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矣故靖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



祥湧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余亦山西鉄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礬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徃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鈇戶部尚書陳鈇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

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誦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為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為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辯之亶亶將百言衆惴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是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鄭范文正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過鄭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



朝無補圖欲振於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既跬步去  
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憮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  
謂直道事君者也其出處必自有見豈必因呂文  
靖之言始悔耶文靖任術數以是問公公不敢直  
斥故云然若出而有悔烏足為文正哉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高以含燕而  
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  
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  
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辨正真可以鍼育聾破邪  
妄至以毒為太陽熱氣又謂太陽太氣常為毒則  
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  
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臯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為史記也史  
遷好撫拾不經之言為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  
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  
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也  
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  
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為坎配冬至圓  
圖配自九九尚未大謬八數居東北後天屬艮配



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之陰也以配  
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  
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  
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根五行今圓圖  
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日乾於時為  
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  
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  
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為離配夏至圓圖以配  
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  
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  
於西南於時為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以後  
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  
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  
其配合最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  
而忽之邪









春分  
清明  
穀雨

芒種

大寒

### 蔡先生新圖



以七七起至八七止分七二七二  
七三七四七五六屬立秋

以六六起至六六止分六六六六  
五五以上均宜置圖

正南非立之時也  
却分九屬冬至

夏至自五五起  
至六之立冬

此處多二位  
自九之九起



下之九至終入之目 五



此蔡先生所作也先生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於  
 虛五遂至舜謬如此後生非敢致喙先哲考之於  
 古覺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之數八十一也虛九五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  
 數為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以多數  
 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時於本圖又相背  
 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裡

禹會封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行相傳為  
 禹會諸侯處

塗山頂有銀杏一株大可數百圍不知年耳



汪氏老母於皇寺則酒媪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主陵署劉氏恩

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

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吳官童譚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

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

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吾先

中國為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

理喻也先曰爾當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

賜爾亦臣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

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

其妹為

英廟配問於官童童曰馬有萬乘君而為胡塔那後

史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紹之曰尔妹朕固納  
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  
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為尔妹



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對曰臣不敢  
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因徐野題手書曰  
英廟在虜時舊隸也林其龍曰臣不敢祖國臨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曩時許以妹併從  
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虎殺其從而  
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  
桀之處之反狀既明而三對曰臣不敢祖國臨  
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

急石亨乃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  
上釋其械問曰尔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  
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無憂矣官  
童乃逐一馬戴破帽手持鬻肉直童入達圍胡得  
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  
病入城買肉啖之執我何復曰我非與尔等有鄉  
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  
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尔地剿老營尔尚守此  
何為某曰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  
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大器擊之圍遂



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童以  
口舌至都督僉事非感職計不言言之於自  
英廟復辟大都坐南京兩府心以博古營不尚古此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  
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  
人之文是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  
之辭幾千百憶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  
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  
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以知禮曰胡  
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以此為耻謂能韓能蘇之

文章者官寫之手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製也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曰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舡入遮運裝

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

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此方尚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溫察院對院有樟榕樹

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

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斲一鉄牌

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鉄鎖并樹縛之明日病遂昏



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即倒予聞之甚異及至温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傍樹也然則傳言可盡

信邪

謝靈運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肥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群芳悅

高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真偽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伯者則不之顧

矣王伯真偽在為人臧否耳而項梁為人臧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真偽復楚而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人下乎能真知學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服衆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遯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以勸項氏所以立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必



不能久矣而后去之豈不兩全也今豈有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  
南城非少保而何及耶王孫然嘗言曰吳太后  
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徐嘗言西  
中宮猶豫間事泄乃為內豎曹吉祥傳播因起張右  
之謀迎立

憲宗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  
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  
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  
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  
紛紛然大槩廢

太子一事凡署字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  
得君從違惟願指故其罪為獨深當時惟范廣之  
死為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噐軍法曰五人為五  
十人為什共噐具什物故云又作後者十人為火  
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從火者非  
先公官大僕時政事之餘楮筆在前即信手草一  
二紙或當時見聞或攷訂經史間命璧錄置冊中



而一時逸亡多且皆湯言未嘗修改壁每以請則  
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閉門十年當畢吾志嗚  
呼豈謂竟不俟耶自公少時即有志著述有日程  
故錄甚當在滁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  
以著公志在溫一二事散錄詩文藁中不忍弃去  
併抄入之摠四十八則弘治庚申十月仲子璧拜  
手謹書

瑯琊漫抄終

石田雜記

長洲沈周

成化六年常熟梅里周涇包眉村徐悌者嘗為所親  
周熙假人白金六兩熙無還債主逼悌償其妻又  
相怨詈悌乘忿往縊熙家道途一老翁手曳杖問  
悌何之悌告其所由翁曰何必自拚命第隨我往  
當為汝償之因與偕行是日下午周涇去梅里且  
十五里梅里去常熟又三十六里常熟抵楓橋一百  
十里總一百六十餘里迨瞬息而至在途悌告足  
乏翁脫草履與穿遂強健迭翁行至夜同宿土神



廟天未明促悌行悌告飢即取地間草一如麥葉  
狀俾食悌疑不食少頃行至高山長林中云汝少  
頃伺我如此大家取物給汝悌危坐石上日暮樵  
者回問所從來悌告其故樵曰日暮虎將至不宜  
處此况此中素無人家惟張公洞耳悌因脫衣典  
路費而回行三四日始達家不勝罷困悌家方與  
熙家作訟見之即解

無錫有巨室某一子長鄉賦一子入學為弟子員遼  
陽李

初宰是邑其長賦者偶呼不至厥弟易服以應之  
李能識其非曰汝其才而代糧長乎因出對云  
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即對云父母大人敬  
大人如敬父母一時應對敏捷人皆稱之

丁酉三月五日與蕭漢文主事周凝舫先生小的頃  
漢文云近見松江錢學士傳陞天官侍郎回自詫  
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恩為不淺蓋嘗在翰林即預  
教諸小奄今懷璫是也此舉寔其力懷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父某之惠  
留以轉奉溥考績至京懷置宴以前全為壽因跪  
曰與師父置一酒一溥一皆當與房下作首飭常



常項戴太監一座聞荅曰絕倒  
正統間京師童謠云雨滄雨滄城隍土地雨若再來  
謝了土地後景泰本邸邸滄與弟音相近亦應天  
順復辟之識也

余有親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除知縣特告就北方  
之樂亭縣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南方便道得  
省老親亦人子幸事荅曰進十除知縣何面目見  
鄉里其父惟清亟欲以京職為封榮地聞子作縣  
大夫所望遂致病心發狂每見人但云尹天官說  
一年便陞御史座客皆笑其痴或曰其父雖痴其  
子已先痴矣

北人嘗云猫不過揚子江言猫過金山則不復捕鼠  
厭者至今山剪一紙猫投水中則不忌南人嘗云  
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死厭者牽之涉水而  
渡則不忌牛未嘗驗猫則於韓克替兄處嘗汝寧  
帶回一猫過江果不捕鼠一古亦有云鴟鵂不渡  
濟橋不渡准於此事頗同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  
聲如雷八月二十四日天日宜興長興同一夕山  
崩水漂屋廬人民畜獸不計教及虎亦死者多十



月二十日夜金星犯南斗因

之記

籠罩漆方用廣德好真桐油入密陀僧無名異剪老  
每熟油一兩對緝京山漆生者一兩要絞十分淨  
漆在器物上於日色中晒乾須是四月至七月日  
色方好其餘不宜要漆兩遭初遭畧以沙葉輕打  
過使漆

插錫方錫一兩鉄杓中炒熬成查以箇底下布襯將  
錫查帶熟傾入用两根棍上下舂搗自然成細沙  
羅過細者一者再炒再搗之後用十分好嚴漆生  
用隨意插花樣在器皿上將錫沙糝上待十數日

漆乾老用一石子捱平以水銀擦上自然明亮用  
水銀須足錫匠鏟床下錫屑撞入水銀則死可用  
不然水錫活動不能擦得牢如作錫鄭重可見成  
在做錫頭筋鋪裏買他擦下細沙最好  
洗油蒸迹或衣上染污用好燒酒滾熱輕搨之自然  
去了後用白湯洗水酒氣

治簇筋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  
用內面青皮以鉄鎚鎚爛并花水調敷患處即好  
炒猪腸用葶薺如藥飲片切了晒乾為末臨炒時撒  
末子在內不要蓋鍋待熟傾白酒些少脆美



煮老鷄鷩凡殺過置在淨處待其肉冷然後燂毛煮之易爛如如嫩者

治疝用蛇床子加少麝香煎湯薰洗冷則

茴香湯炒麪一升芝蔴熟者減半茴香花椒各六錢

半炒鹽三兩碾細同拌白湯調用千金

造紅麪法先取棘蓼不拘多少晒乾為末貯之次將

糯米一斗釀成白酒待自然漿來翦去酒漿止用

糟以大鬘盛之買好紅麪簸去粗碾為細末同蓼

末入糟內和勻扎起凡麪米一升蓼末一升六合

後用未熟過白粳米一石去糶水浸五日換水一

遭用木甑下以蓼葉藉之入米蒸熟取放蘆蓆上

待稍涼方入前糟拌勻再以蘆蓆覆之過一宿次

早再入礬糖五斗和勻攤於蓆上寸許厚透風處

晾乾復收籬內再用綠礬四兩泡沸湯三斗候冷

淋之又將前麪照前攤之候乾放日色內再晒乾

為度如不甚紅再以綠礬湯如前洗一次則妙矣

洗墨法凡畫上泥墨用廣膠鎔成濃汁以綿布醮之

洗一次將沸湯洗過淨布再樵膠汁洗之如此三

四度則無迹矣

江右聶大年先生教授抗時有二僧爭住院于先生



招二僧飲之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凄涼白塔低燕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而退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祠是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之詩曰嬰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几後江右士子之赴科者必謁文正祠卒無一語

仙補方川牛膝二斤何首烏二斤生熟地黃二斤白芍藥一斤蓮肉一斤人參十兩川芎半斤香蛇一條牛黃水片黑豆麥少無灰酒十瓶密一斤

神仙造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花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躑花五兩五錢又於六月六日採芝蔴花六兩六錢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麴杏仁一百個白麵十斤團如鷄子大紙裹吊掛七七四十九日客來取前水一瓶放麴一塊紙封瓶口逡巡之間已成酒矣

崑山黃廷儀由賢良科任處州守時葉宗劉賤黃乘機將巨室羅織株連之掠其產收其子女奇貨而回富雄千鄉一日燕客出金玉杯所收子私指謂



人曰某物某物皆我家掠來黃知一夕捶死沉之  
湖中黃卒無嗣後死停柩在堂火起其棟撓折下  
碎其柩擊其尸為兩截如腰斬狀又有沈尊者亦  
崑人為教諭其父從義在府治寓發尊亦習刀筆  
常以是在宦途挾制人遇去官歸教人為從分財  
嘗奏太倉武指使連獄累年武為其苦尊逃去不  
結後得獲卒庾死其妻兄某素被其累時亦在獄  
見其死給訴所司曰尊平昔有詐死術未可信所  
司令獄卒倒埋五日亦被獄卒踢折其肋骨二支  
人以謂二人之報與惡者為標準云

近世奸僧化緣者以銅佛頭埋於土中先以黃豆鋪  
在佛底日以水沃之豆被水濕漲却將佛頭從土  
中頂出號召問閻縱觀哄眾布施

蘇州一無賴子某專刁假印營生一日以自己偽稱  
是提學考退秀才名字將父偽作解頭賣執蘇州  
府移文送寧國府充吏不意撥於冷房無錢可覓  
三月後給假回一往不去本府究其所熟之人但  
買飯店安歇耳到蘇追逮無其人名字後連賣者  
來認追蘇州府以其人監候其人入監其吏一日  
前又因假印事發在獄恰正相遇豈天不欲累賣



飯者而使然乎可見作偽雖百計亦不能逃天理  
信乎人能巧於機謀天道巧於報應

呂忠呂文者常熟人呂方伯困之蒼頭也方伯任雲  
南二兒亦致富嘗因財相讐忠與其友丁仁厚托  
謀文許以白金百兩仁遂邀文飲於他所留連數  
日間來紹忠口事畢矣因索所報忠須驗引至虞  
山下有他殍遣二腿指曰身首恐有識者碎而棄  
之矣因得白金如數明日文歸忠往問仁悔物仁  
曰汝以金囑我何為忠無辭金卒不還仁亦卒不  
露於文文皆重仁有智

十九年大疫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即昏厥  
至次日天明始甦即備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士祇  
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子孝其疫不及其家行  
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迨二十日後一一  
如其言奚浦錢氏云死四十二人果然程某無恙  
常熟孟學官怡其弟某常一日出門見其故周某者  
來即入具衣冠與之分坐對談家人問其故云周  
某奉本境土神高二官人請某管疫數境暴卒  
胡燕巢嘗被雀奪輒御艾草葉致巢中胡燕則不復  
來豈艾性制燕耶



造醋法四五月間用糯米粽子三箇不去皮包放在  
瓶內瓶約盛五六碗者入淡白酒或二酒酸酒在  
內以紙扎定七日開看其味香而且酸取出剪用  
再入淡酒在內如此陳陳相因至十月不用此法  
十月間以糯穀穗扎如指大七把蒸過入瓶內加  
粗麩二兩入淡酒在內扎定放在灶灰內煖處七  
日成醋亦能相因至三四月不用此法  
蛙鳴聒人以芝麻磨碎順風撒去則禁之  
道士召鶴於端午日尋鷓鴣養之遇行法則刺其血  
書符鶴立至

人家槐樹上生青虫食葉迨盡於樹下大播鼓則其  
虫盡落于地

藏香須用大黃末糝入則不散其氣

凡青石不可以蘆束在上築則石破人家碑石不可  
蘆蓆覆蓋經露過則有蓆痕

崑山人取崑石初出土有土色新紅不愜觀但於冷  
糞坑中浸久之取出水濯洗過則同舊色

石上欲生苔蘚以馬糞水調薄加土漿在內於石上  
則生

砂缸破以針砂和鹽滴膠牢於陰處不動一月則如



舊補石亦可

凡欲鉄器破折以硎砂夾塩酒罨之一晝時其鉄則酥軟

珠子婦人不宜帶與尸氣近帶去吊喪亦要爆壞近鉄器并栢木為匣藏珠皆損

牝鹿凡於相尾之時雖牝鹿數十一時皆淫過牝則渾身之肉消喪止皮氣息而已或倒於路旁人若能扶去以細草喂飼曰餘其肉皆復若即時殺食則空有皮骨耳

虎搏兔子先於四圍撒尿則兔不能出以受其搏

子宿處四圍自吐涎留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被獐子跳去虎多不能出

東朝劉馬太監於西藩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

又善鬪虎上取虎城一牝虎鬪一蹄而虎斃又鬪一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鬪折其脊劉馬伏地大慟以惜

種竹以河泥壅之則其篾脆而不中用

狗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傳其警夜人在土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

治痢并水瀉小粉八兩炒焦色如毯子發泡好乳香一兩沒



藥一兩臨用用好醋調粘油紙攤膏藥封臍上即  
治曾癆病攤大者貼背心亦治了凡淨粉三兩乳  
末六錢為例

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遇行  
船因問往去向長年遂荅曰我正往歷陽地方其  
人搭去長年年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於此  
最多識熟你妻可留舡中我與你去覓舍住長年  
又同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舡給其妻曰汝夫已落  
虎口矣妻哭長年曰無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  
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鬻亦願足然  
後與爾為配長年不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  
竟搏長年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真死  
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  
前見有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豈汝夫耶其  
婦詣尋之果其夫復活云

大麥上場帶濕就以枷打則易落乾則難落

砵糞箕環於樹上砵下便熨鬱若停久則性硬多

折爆

成化十六七年之間葑門黃天蕩邊一漁者乘小舟  
夜出捕魚見岸次一人喚渡長丈餘其漁疑而不  
荅其人曰汝去至某所當得一鯉重四斤半若果



然汝當渡我其魚果得如其所云明夜其人坐於岸次喚渡云汝既有所得何不渡我其漁曰當再有所驗與我其人曰汝去不多遠當一網鯉九個亦果然其人曰今須渡我漁曰汝必鬼物吾不渡其人嘆息而去且口自云明夜且待松江人來我自討替其漁遠候之於夜果見一人蕩擄而來漁問何處人云松江即止之謂其所以松人不果行明夜其漁復去其人訴曰我某處為商者死於此水我欲渡此往某土地廟求文移還鄉汝既不渡我又沮松人何見害之深邪漢曰汝能助我為生當渡汝至廟為汝薦拔送汝還鄉其人曰若然當有厚報其漁載入廟其漁遂棄漁寓廟中詳筮如神三四年間致富後作薦送其人還鄉

成化十二年葑門楊枝塘田上費思義家夏夜深忽見一蓬頭小廝走入其門其家遍尋隱在竈下問其但長目直視不答打亦不應及以火烙之不出聲投于水則浮游上岸其家以為怪以篋裝之投于湖中卒無所事

景泰間及今葑門外緣通松江居民皆因松人汎滷水至各家遂製鍋煎鹽凡一船滷水一人溺之永



剪不成鹽鹽鍋中放肉煮之易酥但翻動則徹骨  
俱鹹不可食一放在不動則外鹹內淡如暴醃肉  
味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雪作崑山王  
在金水河旁見大人跡一步一丈三尺餘其足跡  
十丈三尺

吳江農家雖高田斫稻必用竹杆每杆稻五個其穗  
下垂蓋新斫稻稈尚有生氣倒垂則其膏澤浸漬  
入米每畝較不杆稻米多五升吳江以北不然過  
水則用杆

陳啓東諭學寧德嘗作詩述閩人常談云蠻音鳩舌  
語胡塗雨露番將禍斷呼誰信撻挑原是要怎知

詐講

吳人稱  
謊說也

却云

誣長公仔

音蹇  
子也

貶南瓜

即西  
瓜也賣

李判

屋也  
李家也

猶言

門書老酒沽昨聽鄰家買新婦聲

聲明白喚狸奴

其罵  
聲云帽  
如吳人  
云壯貨  
也

閩人自聞

亦為絕倒

威寧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邊事漸生醞禍未測情悰  
不憚乃作詩云去來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  
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  
黃花無主為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



作灰時韓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未耻隨郭  
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  
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  
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于天下以為王公誅心  
之鉞也

成化十九年山西代府一日失一宮人半月復至問  
其何往云為神所攝去無何日正午舉城人皆聞  
戈甲聲俄見雲端有神人或從數十人者或十人  
者或騎馬或乘異獸自東西漸至代府各神班坐  
殿上從者休廷間王卒家屬伏拜於下神索飯飯  
畢舉索王衣各襲服之復乘獸而去內一神云舉  
火正殿遂焚舉府無遺止所攝女一房巋然獨存  
牟都御史俸任山東時嘗登泰山日觀峯見秦碑上  
無刻以人言為冒碑意其中別有物遂剝其下丈  
餘碑體深不可拔乃發其蓋石又不動益數百人  
蓋始起即時山東黑氣彌布白晝如夜咫尺莫辨  
俸遂止人皆云山東黑祥殊不知禍始於此  
王清廣東叅將因黃肖養為寇陷賊圍被反接輿至  
城下令招城中人清呼舊麾下告云我不幸陷賊  
失機以死自分汝寧等食祿朝廷當堅壁自守勿



以我故或偽傳我言誘汝以降當勿聽以俟早晚  
天兵之至我去即死汝善為計賊怒其言以刀亂  
斫死有二語佩衣間云我因勢屈身甘死留取丹  
心達汗青

江西信州鉛山銅井其山出崆嵒井水碧色以鉛錫  
人水浸二晝夜則成黑祖煎之則成銅

浙藩左大參瓚成化十七年朝京出京時夢一人出對  
云叅政布政為黎庶之福星左公問其人荅曰某  
蘇州賀恩前科解元也左隨對云解元會元鍾山  
靈之秀氣至蘇尋訪賀恩一見其肖貌儼如夢中

因志以伺後驗云

予嘗燕吳修撰元博宅予與陳諭學起東同席起東  
強予酒予不勝杯酌起東云如辭飲須對一對句

可準時賀恩其榮解元觀席起東云恩作解元禮  
合賀其榮也次座即陳進士策字嘉謨者予應聲  
云策登進士職雷陳嘉謨馬為之哄堂

太祖高皇帝嘗問宋學士濂某人如何因稱其善至  
數四上曰中豈無一不善者對曰有善則臣與  
交而知之不善者臣不與交故不知其為人

范從文文正公十二世孫之柔之的派崑山人洪武



中拜監察御史忤旨欲殺上問汝非范文正之  
孫乎先憂後樂是汝祖所言曰是上取帛五方  
親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諭曰免  
汝五死後果五犯皆免

先生化後二十餘年而是記獨存於糊工故帝  
之中手墨宛然疑即先生絕筆也豈鎮鄒在匣似  
有為之呵護者與友人何良輔持以示予予因命  
工梓之以補新聞之所未備東吳伍忠光跋



